KAISHENG 凯盛家纺 一个梦想 一种生活
地址：高邮市府前街66号（老市政府西侧）
团购热线：18952550078 13773313339

一如当年

□ 卞荣中

有些人，常常相见，但却形同陌路；有些人，久未谋面，竟像别于昨日。

离开高中的校门，不过十七八岁。同学一场，有亲有疏，有近有远，概因我们都在尝试着选择。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那时候很难得到镇上“城里人”的青睐，不容易挤进那个“圈子”，但也认命，知道“城里人”的做法切合当时的城乡差别，正如我自己因身为农村人而存着一份自卑一样。所以，同学时光对于我似乎聊存遗憾。

当然不仅仅是感情上的“城乡差别”。那时候同学之间所能发生的，我们都曾遇见或经历：有单兵作战或抱团“死啃书本”的，有兴趣相投者走得很近或成为知己的，有为了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事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拳脚相向的，有安静独处两耳不闻或厌倦书本调皮捣蛋的；甚至还有按捺不住青春的骚动，悄悄暗恋或放肆追求的……两年的高中时光快得让人眨不了几下眼睛，但是，毕业时还是在同一个镜头下留下了青涩的笑脸。

后来各奔东西。曾经的一个集体被生活捏碎了，一个个“同学”被随机播撒在某个地方，或是固守本土，或是浪迹异乡。时空的巨手无情地拂去了我们“恰同学少年”的欢声笑语。生活的旅程牵引着我们的双脚、携带着一个叫做“理想”的行囊不停行走。努力也罢，懈怠也好，为了饥饿时的饱腹、为了相爱时的渴望、为了成家时的憧憬、为了成为父母时的激动……每个人都在辛苦地筑着自己的巢。

我在异乡人的族群里待了十三年。对于一个怀揣着“跳出农门”远大抱负的少年来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让自己思乡的情绪在军营里发酵。炽热的阳光下，我或许会久躺在球场的草坪上，抬眼寻找那片从故乡飘来的云。但当我静坐在白炽灯下的时候，我只能与少数的几位同学书信往来。我特别需要时间和精力为自己挣一些回家时的“面子”，制造一些再见同学时能够闲聊的“可歌可泣”的事实。那时候，我们似乎不懂得抱怨，书信往来时，彼此激励的词句力透纸背，字里行间的情绪犹如水洗般单纯干净。时至今日，那些已经发黄的纸页仍然被我一片不失地珍藏在书房里。

即便是偶尔回家探亲，走动的也不是所有同学。那时，手机、摩托车、公交等通信和交通工具是连文字概念都没有孕育的东西，即使是有限的空间距离，也不能像现在的同学们这样毫无障碍地连接。但是，分别后的再见，使我心中对所有同学的挂念暴露无遗。聊天的话题永远不会少一些问询。同学的名册就储存在脑袋里闪现的当年的校园景象中。这些景象刻在我的心里，不曾有半点模糊。自己按着出场的顺序，逐一了解那些同学落在哪一个棋格上。

转业回到故乡，已是有家有口的人了。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就那么悄然而来，又这么倏忽而过。故土是每个人生活的根，无论你走多远，你永远不会摆脱这根的吸引。工作中、生活中，渐渐地和许多同学又有了最直接的接触，并且越来越多的同学给我带来了许多现实的喜怒哀乐和曾经当年的美好回忆，一个圈子不可避免地又复原了。

我们承载了岁月，岁月也成长了我们。不在意现在是什么身份，不在意经济上是不是非常富有，不在意他们的手是不是一如当年酥嫩，他们的笑意是不是一如当年的稚气，只在意曾经同学。生活在我们的脸上刻上了一些叫“皱纹”的东西，或许瘦了，或许胖了，或许又多了一个叫“爷爷”或“奶奶”的身份，那又怎么样呢？红事白事捧个场，大事小事帮个忙，高高兴兴聊个天，明明白白说家常，不要回报，不求索取。甚至连曾经的吵架、别扭、矛盾隔阂也成了谈资笑料，更何况哪里还顾得上去分别什么“城里人”、“乡下人”呢。

时间可以吞食一切，但却吞食不了一种叫做感情的东西。所以生活中少不了“同学”这个集体。他们是在自己的内心最纯洁的时候结缘，他们彼此帮助并共同见证了自己的长大，他们是一张即便完全撒开也无法割断联系的网，他们是社会进步过程中一股重要的推进力量。曾经同学，永远同学。只要相见时的笑意一如当年灿烂，相聚时的性情一如当年率真，相助时的心境一如当年纯净，这就足以让我们同学一生。

给电灯贴上封条

□ 姚维儒

小城高邮什么时候用上电的，我真说不准确，印象中一挨夜晚就黑黢黢的一片，远处每一个昏暗的灯光就是一户人家。长罩煤油灯则是每个家庭的采光主角，但擦灯罩子很麻烦，手指短接触不到灯罩的两头，就用筷子顶着旧报纸来回擦，一不小心就会弄破玻璃灯罩，若手划破就“摊上事了”。那时心目中最耀眼的就是汽油灯，只有大饭店、书场等人气旺的地方才会撑，大一点的店铺也会有，寻常百姓家如遇到红白大事也许会租借一盏使用。对于灯通常用“只”、“个”来形容，好象汽油灯才配用“盏”，丝丝作响的汽油灯，把所照之处照得如同白昼。

汪曾祺的文章里多处提到过汽油灯：“起初只一两家大铺子用，后来，大家计算计算，这比‘扑子灯’贵不了多少，可是亮得多了，所以像样一点的铺子也都用了。”“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地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了起来。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越显得源昌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寻常百姓家逐步有了电灯，电灯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用电器，但大多数人家就一只灯头，为了省电，许多人家会在板壁上开一个洞，灯泡就吊在洞的中间，里外都能照到点光。有的人家还会罩上个灯扑，这样聚光些，灯下做针线、写作业也亮得多，把有限的光源照到屋顶上未免太浪费了。为了充分利用光源，侧边的房门也开着，有阁楼的人家还会在地板上挖个洞，让灯光能透上一束到楼上来。灯泡有15W、25W、40W、60W之分，一般人家选择15支光(W)或25支光的居多，因为家家都节约用电，每个人家的用电量也不大，一个大院子或一条巷子十几户人家就合用一只电表。但房屋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灯头有多有少，灯泡也有大有小，每户人家电费则按灯头多少灯泡大小来计算。每个月收电费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收上来的电费总与电表数有较大差距，平摊到各户的钱也会越来越多，相互间的猜疑与意见也就多了起来，收电费也成了一件难事，没办法就每户轮流收。若保险丝或线路出现故障，合用电表的人家就会漆黑一片，人们纷纷跑出门外，议论着、等待着、查找着，每个地方总会有懂电的热心人，故障排除了，大家又欢呼般地各自归家。

究其电费出现差距的原因，是有些人家灯泡坏了不打招呼就换上了，个别人家将小灯泡换成了大灯泡，抑或白天开灯是小灯泡，晚上门一关又换成大灯泡，更有甚者，偷接灯头的有之，再加上线路长电损大，收费哪能不亏呢？为了避免电费漏洞的再次发生，相互间定了规矩，在每户人家的灯头与灯泡连接处贴上一张封条，上面盖着图章，若灯泡坏了一定要在邻居的监督下，换上再重新贴上封条。

经济条件一天比一天好，收音机及其它家用电器也逐渐普及，电灯也不再是一户一盏了，随着用电量与日俱增，合用电表的意义就不大了，一户一电表则成了必然，灯头上的封条也终于撕掉了，大家也不再为分摊电费而斤斤计较。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下乡插队那会儿，农村依然没有通上电，后来逐步用上了电，一开始用电量也不大，但给电灯贴封条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因各户均有各自的电表。

给电灯贴封条虽不可思议，但确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五姨娘

□ 叶鸿鸣

五姨娘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每当想起她，都抑制不住心中的怀念之情。她生前的音容笑貌，她在世时做人处事的行为表现，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映现。

五姨娘终年虚93岁。她出生于一个勤俭积德的家庭，祖居现今的高邮营南。我外婆共生六女一男。女儿们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聪明健美，心灵手巧，亦能吃苦耐劳。在外婆的言传身教下，姊妹们无论是种田，搞副业生产，抑或是做针线女红，粗细生活都拿得出，家中的日子过得很红火。

外公经过多年打拼，终于在高邮北门大街北段的镇泰昌南货店当上了管事，就把五姨娘嫁给了镇泰昌对门的盛元隆麻线店周家。周家是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一向家风严谨，父慈子孝，相处和睦，家业一派兴旺。五姨娘在娘婆二家优良家风的熏陶下，在大家庭和谐环境的影响下，在长期生活实践的锻炼中，培养了自己健全的性格和品质，为一生奠定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公私合营以后，五姨娘进了日杂商店上班。她以其精明强干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把营业员、采购员等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多次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并被提拔为商店经理。她紧跟形势，与时俱进，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历次运动中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高邮防汛抗洪运动中，五姨娘带头将家中3面院墙献给政府，让人拆去运到河堤上挡浪；在私房改造中，将7间房屋交给政府改为公房；五姨娘生有四个儿子，她先后将三个儿子下放农村，又将三个儿子分别送入军营。其中大儿子在部队英勇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百善孝为先，五姨娘是个孝老爱亲的好媳妇，她把孝道始终贯穿于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对自己的婆母，更是比女儿还贴心，处处尊重她，凡事都与她商量，逢年过节都要为她做点新衣新鞋穿。当婆婆七八十岁生活不能自理时，五姨娘就帮她洗头、洗脚、洗澡、洗衣被、绞脸、剪指甲等。她婆母一直活到八十八岁病故，对媳妇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在人与人相互关系中，五姨娘努力践行人们一贯提倡的“和为贵”思想，处处充当和事佬，细心化解亲邻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有姑嫂两人，姑子传了外面的闲言杂语，嫂子听后气得休克过去，五姨娘立即请医生来家救治，并对双方做了大量劝解工作，终将事态平息。有妯娌两人，一方觉得弟兄之间住房面积不公平，趁侄儿装修婚房时发难，要讨说法。五姨娘从中耐心说服一方要顾全大局，并同意她家在后院空地上搭建一大间房以缓解困难，使矛盾妥善解决。有婆媳两个，由于性格不合存在矛盾，五姨娘对双方进行了针对性的思想疏导工作，关系有了缓和。有弟兄三个，在父母的遗产处理上闹了意见，五姨娘分别与他们沟通，并对各人分得的物件作适当调整，使矛盾得以摆平，从此弟兄们和好如初。

五姨娘毕生所恪守的信条是积德行善，她帮难济困、助人为乐的事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1959年，五姨娘的三叔不幸病故，当时家中经济尚不宽裕，三叔母没了主意。在危急时刻五姨娘站出来了。她把五姨父关店时分得的板材拿出来，为三叔打了一口棺材，并凑了一些钱把三叔父的丧事料理得停停当当，三叔母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五姨娘能说会道，贤慧能干，娘婆二家人口多，侄儿侄女等晚辈算算有二三十个，其中的大多数在谈恋爱、结婚成家过程中，都得到过五姨娘的关心和帮助，也有姨娘参与筹划和亲自帮助操办。五姨娘怀着一颗慈母般的心，以饱满的热情把一个个后辈引上人生的道路，她自己也非常快乐。

由于五姨娘做人处事实在，人缘好，人们都愿意与她交往。她一生中还认了几个干儿干女，一直与她关系密切，来往不断。干儿子在五姨娘家吃住了几年，并在荷花塘小学上了几年学才回到船上的家。龙虬的干女儿在亨大集团服装厂工作，由于路程太远，五姨娘也让她来家吃住，就近上班，直到她出嫁才离开。孔子说“仁者爱人”，不管有亲还是没亲，五姨娘总是以一片无疆的大爱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房。

加餐

□ 林华鹏

一九九二年，我们在乡村上小学的孩子跨进了集镇中心初中。那时交通不便，我的家离学校虽然只有五公里，但还是住了校。当然，一日三餐也在学校。我记得，初中三年，学校的伙食一直没变：早餐是厚实的粥，中晚餐是干饭加青菜汤，每个星期三、星期五加一次餐。加餐时，要么是一人一个大肉圆，要么是一小盆红烧肉。连续吃了两天青菜汤，我们个个盼望加餐的那天，有的学生利用课间时间到食堂打探一番，看看加了什么餐。

如果加的餐是肉圆，学生都会按部就班地等放学后到食堂就餐。如果是红烧肉，那就不同了。一些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还未到放学时间，便偷偷地从后门溜了出去。他们会借着帮助食堂工作人员端饭端菜的名义，从一些盆里偷几块红烧肉，再用米饭铺在肉上。这样，等分餐时就会多出几块肉来。我也干过此事，吃饭时不敢在饭桌上吃，一人怯生生地躲到食堂外独食，生怕别的学生发现“秘密”。

原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学校会发生这样的事。哪知，三年过后，我到高邮一所技工学校就读，一个班的学生来自高邮各个乡镇，学校食堂加餐时，也有同学干过此事。不过，平时的伙食有了极大改善，每天都有一两个菜，加餐那天又多了几个菜。一开始，我们十个男生在一个桌上吃饭，每遇到加餐，个个争抢，饭菜一上桌，不到两分钟就会被抢得精光，有时弄得桌上洒满残菜剩饭，一片狼藉。为此，有些文弱的男生经常吃亏，就开动脑筋写“合理化建议”，建议让两到三名女生加入到男生的饭桌，来个“以柔克刚”。没过几天，我们的饭桌多了几名女生，分菜的任务由女生来完成。

此后，饭桌上秩序井然，一桌人吃得开心，谈得欢畅。有的男生说，就应该这样，这叫“男女搭配，吃饭不累”。不过，好景不长，一些阿谀奉承的男生，使出浑身解数讨好饭桌旁的女生，有说某某女生温柔体贴，有说某某女生个性飞扬。这样一来，加餐时，分菜的女生就会给讨好她们的男生多一点分量，让我们这些老实的男生觉得很不公平。

技校毕业后，我到供电所当了一名临时工。时值农村电网改造，我和电工师傅整天到村组立电杆、架电线，中午都是在村民家里代个伙。一个工程结束，所里会组织一次会餐，犒劳犒劳我们。其实，说是会餐，无非是多打几斤肉，多买几条鱼，有时杀一只鹅，大伙在单位食堂聚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说说笑话。会餐结束，桌上的碗啊盘啊都会见了底。

古镇周庄游

□ 朱禄山

今年八月，我和老伴到昆山女儿家小住了几天，其间女儿在双休日特地陪我们到号称“江南第一水乡”——周庄去玩了一趟。古镇周庄对我来说，是早闻其名，却未谋其面。这次去让我有了一次与其亲近的机会。

出昆山向东南数十公里就到古镇周庄了。周庄镇旧名贞丰里，地处青浦、吴江、吴县、昆山四市县交界处。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周迪功郎信奉佛教，将庄田13公顷捐给全福寺作为庙产。后人为纪念周迪功郎，遂将贞丰里改名为周庄。

周庄四面环水，南临南湖、北倚北白荡、西挨白蚬湖，犹如浮在水上的一朵睡莲。进出周庄，只有一条通道——周昆公路上的周庄大桥。一踏入古镇，就有一种古朴、沧桑之感迎面扑来。它环境幽雅，建筑古朴，虽历经900多年风吹雨打，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格局。大多数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据说小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有60多个砖雕门楼。最有名的古宅当数元末明初巨贾沈万山后裔所建的沈厅和明初中山王徐达后裔所建的张厅。周庄因河成街，傍水筑屋，桥多是其特色之一，处处都呈现给人们一幅“小桥流水人家”优美幽谧和谐的画面。特别有名的桥是永安桥和世德桥，又称“双桥”，由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组成，这两座桥联袂而筑，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方一圆，样子很像古代的钥匙，人们又称其为钥匙桥，十分别致、秀美。走进周庄，漫步在岸边的石板小路上，临街店铺鳞次栉比，当地的特色商品和风味小吃琳琅满目，还有许多即将濒临绝迹的传统手工艺现场展示，令人有一种回到久远的历史时光的感觉。乘坐摇橹小船，荡漾在碧波盈盈的小河里，听船娘唱吴语侬侬的小调，看波光桥影，舟辑往来，桥楼互衬，真是风情无限，美不胜收。

周庄的魅力，还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沈厅、张厅、迷楼、叶楚伧故居、澄虚道院、全福寺等名胜古迹，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观赏价值。许多历史上和近现代名家名人都在这里留下踪迹。西晋文学家张翰，唐代诗人刘禹锡、陆龟蒙等曾寓居周庄；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迷楼饮酒作诗；当代名人台湾作家三毛、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著名画家吴冠中都来到周庄采风并留下作品。

周庄自然环境独特，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土地肥沃，物产丰饶，风味小吃独具特色。到周庄风味小吃一定要品尝一下。那天我们在小镇吃了午饭，点了周庄首选名菜——万山蹄。临离开周庄时，我们还买了万山糕，因其片薄滑糯，入口即化而享名，我们买回是带给亲戚邻居们品尝的。

孟城驿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